

卷五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云

口日探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總有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難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看時。幾張紙。盡不完。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煮不熟飯鍋。最是那癡呆。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藍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四卷終

走

回當報對

漢只真小民

拍案驚奇卷之五

感神明張得容遇虎

奏吉日裴越客乘龍

每說婚姻是宿緣

定經月老把繩牽

詩曰

非徒配偶難差錯

時日猶然不後先

話說婚姻事皆係前定。從來說月下老赤繩繫足。雖千里之外。到底相合。若不是姻緣。眼面前也強求不得。就是七因緣了。時辰未到。要早一日也不能勾。時辰已到。要遲一日也不能勾。多是氤氳大使。暗中主張。非人力可以安排也。唐朝時有一個弘農縣尹姓李。生一女。年已及笄。許配盧生。那盧生上得偉貌。長髯。風流倜儻。李氏一家。盡道是個快婿。一日選定日子。贅他入宅。當時有一個女巫。專能說未來事情。頗有應驗。與他家往



來得熟。其日因爲他家成婚行禮也。來看七嫂了。李夫人平日極是信他的。就問他道。你看我家女婿盧郎。官祿厚薄如何。女巫道。盧郎不是那個長髯後生麼。李母道。正是。女巫道。若是這個人。不該是夫人的女婿。夫人的女婿。不是這個模樣。李夫人道。吾女婿怎麼樣的。女巫道。是一個中形白面。一些髭髯也沒有。有的。李夫人失驚道。依你這等說起來。我小姐今夜還嫁人不成。哩。女巫道。怎麼嫁不成。今夜一定嫁人。李夫人道。好胡說。既是今夜嫁得成。豈有不是盧郎的事。女巫道。連我也不曉得緣故。道言未了。只听得外面鼓樂喧天。盧生來行納采禮。正在堂前拜跪。李夫人拽着女巫的手。向後堂門縫裡。指着盧生道。你看這人行禮的。眼見得今夜成親了。怎麼不是我女婿。好笑好

笑。那些使喚養娘們見夫人說他。大家笑道。這老媽七慣扯大謊。這番不准了。女巫只不做聲。須臾之間。諸親百眷都來看成婚盛禮。原來唐時衣冠人家。婚禮極重。合巹之夜。凡屬兩姓親朋。無有不來的。就中有引禮贊禮之人。叫做儂相。都不是以下人做。就是至親好友中間。有禮度熟閑。儀容出衆。声音响亮的。衆人就推舉他做了。是個尊重的事。其時盧生同了兩個儂相。堂上贊拜禮畢。新人入房。盧生將李小姐灯下揭巾一看。喫了一驚。打一個寒噤。叫声呵呀。往外就走。親友問他。並不開口。直走出門。跨上了馬。連加兩鞭。飛也似去了。賓友之中。有几个與他相好的。要問緣故。又有與李氏至戚的。怕有別話。錯了時辰。要成全他的。多來追趕。有的趕不上罷了。有趕着的。問他劝他。

只是搵手道成不得成不得也不肯說出緣故來抵死不肯回馬衆人計無所出只得走轉來把盧生光景說了一遍那李縣令氣得目睜口呆大喊道成何事体成何事体自思女兒一貌如花有何作怪今且在衆親友面前說明好教他們看个明白因請衆親戚都到房門前叫女兒出來拜見就指着道这个便是許盧郎的小女豈有驚人醜貌今盧郎一見就走若不教他見上衆位到底認做个怪物了衆人抬頭一看果然丰姿冶豔絕世無雙這些親友也有說是盧郎無福的也有說盧郎無緣的也有道日子差池犯了神煞的乱說一个不定李縣令氣忿忿的道料那生不能成就我也不伏氣與他了我女兒已奉是賓客今多嘉礼不可虛糜賓客裡面有願聘的便赴今夕佳期

有衆親在此作証明都可做大媒只見儂相之中有一人走近前來不慌不忙道小子不才願事門婿衆人定睛看時那人姓鄭也是拜過官職的了面如傅粉唇若塗珠下頰上真个一根髭鬚也不會生且是標緻衆人齊喝一声采道如此小娘正該配此才郎况且年貌相等門閥相當就中推兩位年高的爲媒另擇一个年少的代爲儂相請出女兒交拜成礼且應佳期一應未備礼儀婚後再補是夜竟與鄭生成了親鄭生容貌果與女巫之言相合方信女巫神見成婚之後鄭生遇着盧生他两个原相交厚的問其日前何故如此盧生道小弟揭巾一看只見新人兩眼通紅大如灯盞牙長數寸爆出口外兩边那里是个人形與殿壁所見畫夜叉無二胆俱嚇破了怎不驚走鄭生笑

道。今已歸小生了。盧生道。虧兄如何受得。鄭生道。且請到弟家請出來與兄相見。則个。盧生隨鄭生到家。李小姐梳妝出拜。天然締約。絕非房中前日所見模樣。懊悔無及。後來聞得女巫先曾有言。如此如此。曉得是有个定數。嘆口氣罷了。正合着古語兩句道。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而今再說一个。唐時故事。乃是乾元年間。有一个吏部尚書。姓張名鎬。有第二位小姐。名喚德容。那尚書在京中任上時。與一个僕射姓裴名冕的。两个往來得最好。裴僕射有第三个兒子。曾做過藍田縣尉的。叫做裴越客。兩家門當戶對。張尚書就把這個德容小姐許下了他親事。已揀定日子成親了。却說長女

西市中有个算命的老人。是李淳風的族人。叫做李知微。星數精妙。只看命起卦。說人吉凶禍福。必定斷下个日子時刻不差。一日有个姓劉的。是个蔭襲公子。到京師襲蔭求官。數年不得。這一年已自鑽求要緊關節。叮囑停當。吏部試判已畢。道是必成。聞西市李老之名。特來請問。李老卜筮一卦。笑道。今年求之不得。來年不求自得。劉生不信。只見吏部出榜。為判上落了字。眼果然無名。到明年又在吏部考試。他不曾與得人情。抑且自度書判中下。未必合式。又來西市問李老。李老道。我舊歲說說過的。君官必成。不必憂疑。劉生道。若得官在何處。李老道。官祿在大梁地方。得了後。你可再來見我。我有話說。吏部榜出。果然選授開封縣尉。劉生驚喜。信之如神。又去見李老。李老道。君去

為官不必清儉。只消恣意索取。自不妨碍。臨到任滿。可討个差使。再入京城。還與君推算。刘生記着言語。别去到任。那边州中。刺史見他舊家人物。好生委任他。刘生想着李老之言。廣取財賄。毫無避忌。上下官吏。都喜歡他。再無說話。到得任滿。貯積千萬。遂見刺史討个差使。刺史依允。就教他押解本州租稅。到了京中。又見李老李老道。公三日內。即要迁官。刘生道。此番進京。实要看个機會。設法迁轉。却是三日內如何能勾。况不是那陛下日期。这个未必准了。李老道。決然不差。迁官也。就在彼郡。得了後。可再來相會。還有說話。刘生去了。明日將州中租賦。到左藏庫交納。正到庫前。只見東南上。偌大一隻五色鳥。飛來庫藏屋頂住着。文彩輝煌。百鳥喧噪。爾天而來。刘生大叫奇怪。奇怪。

一時驚動了內官官監。大小人等。都來看。見有識得的道。此是鳳凰也。那大鳥住了一會。聽見喧鬧之聲。即時展翅飛起。百鳥漸上散去。此話聞至天子面前。龍顏大喜。傳出勅命。來道。那个先見的。於原身官職。加陞一級。改用內官。查得真實。却是刘生先見。遂死下吏部。迁授浚縣丞。果是三日。又就在此州。刘生愈加敬信。李老再來。問此去為官之方。李老云。只須一如前政。刘生佞言。仍舊恣意貪取。又得了千萬。任滿赴京。听調。又見李老。李老曰。今番當得一邑正官。分毫不可妄取了。慎之慎之。刘生果授壽春縣宰。他是兩任得慣了的手脚。那里忍耐得住。到任不久。舊性復發。把李老之言。丟過一边。偏生前日多取之言。好。好。當得个謹依來命。今日不取之言。迁闕。只推道未可全信。

不多時。上官論劾追賊削職了。又來問李老道。前兩任只叫多取。今却叫不可妄取。都有應驗。是何緣故。李老道。今當與公說明。公前世是个大商。有二千萬貲財。死在汴州。其財散在人處。公去做官。原是收了自家舊物。不為妄取。所以一些無事。那壽春一縣之人。不曾欠公的。豈可過求。如今強要起來。就做坏了。列生夫伏慙悔而去。凡李老之驗。如此非一。說不得這許多。而今且說正話。那裴僕射家。揀定了做親日期。叫媒人到張尚書家來。通信道。張尚書聞得李老許多神奇靈應。便叫人接他過來。把女兒八字與婚期。教他合一合。看怕有甚麼冲犯不宜。李老接過八字。看了一看。道。此命喜事。不在今年。亦不在此。尚書道。只怕日子不利。或者另改一个日期。那有不在今。李老道。且男女兩家都在京中。不在此方。更在何處。李老道。據看命數已定。今年決然不得成親。吉日自在明年三月初三日。先有大驚之後。方得會合。却應在南方。命數已定。日子也不必選。早一日不成。遲一日不得。尚書似信不信的道。那有此話。叫管事人封个賞封謝了去。剛出得門。裴家就來接了去。也為婚事將近。要看七休咎。李老到了裴家。占了一卦道。怪哉怪哉。此卦恰與張尚書家的命數。正相符合。遂取文房四宝出來。寫了一東道。

三月三日。不遲不疾。水淺舟膠。虎來人得。

驚則大驚。吉則大吉。

裴越客看了。不解其意。便道。某正為今年尚書府親事。只在早

晚問个吉凶。這三月三日之說何也。李老道此正是婚期。裴越客道。日子已定。眼見得不到那時了。不准不准。李老道。郎君不得性急。老漢所言。萬無一悞。裴越客道。水淺舟膠。虎來人得。大略是不祥的說話了。李老道。也未必不祥。應時自見。作別過了。正待要欢天喜地。指日成親。只見補闕拾遺寺官。爲選舉不公。交章論劾。吏部尙書奉聖旨。謫貶張鎬爲辰州司戶。卽日就行。張尙書嘆道。李知微之言驗矣。便教媒人回稟裴家。約定明年三月初三。到辰州成親。自帶了家眷。星夜到貶處去了。原來唐時大官謫貶。甚是消條。親眷避忌。不十分肯典往來的。怕有朝廷不測。時上憂恐。張尙書也不把裴家親事在念了。裴越客得了張家之信。獎了一驚。暗暗道。李知微好准卦。畢竟要依他的。

日子了。真是到手佳期。却成虛度。悶上不爽。過了年節。一聞新年。便打点束裝。前赴辰州成婚。那越客是豪奢公子。規模不在坐了一号大座船。滿載行李。輜重。家人二十多房。斧娘七八个。安童七八个。擇日開船。越客恨不得肋生双翅。脚下騰雲。一轉眼便到辰州。行了多日。已是二月尽边。皆因紅隻狼狽。行李沉重。一日行不上百來里路。還有攔着淺處。弄了几日。纔弄得動的。还差辰州三百里遠近。越客心焦。恐怕張家不知他在路上。不打点得。錯過所約日子。一面舟行。一面打發一个家人。在叻路驛中。討了一匹快馬。先到辰州报信。家人星夜不停。报入辰州來。那張尙書身在遠方。時懷憂悶。况且不知道裴家心下如何。未知肯不嫌路遠。來赴前約否。正在思忖不定。得了此报。曉

得裴郎已在路上。將到不勝之喜。走進衙中。對家眷說了。俱各
歡喜不盡。此時已是三月初二日。尚書道。明日便是吉期。但如
何來得及。但只是等裴郎到了。再定日未遲。是夜因為德容小
姐佳期將近。先替他簪了髻。設宴在後花園中。會集衙中親丁
女眷。與德容小姐添教把盞。那花園離衙齋將有半里。辰州是
个山深去處。雖然衙齋左右。多見些叢林密菁。與山林之中。无
異。可也幽靜好看。那德容小姐同了衙中姑姨姊妹。恣意游玩。
酒席既闌。日色已暮。都起身。仕衙衆女眷。或在前或在後。大家
一頭笑語。一頭行走。正在喧哄之際。一陣風過竹林中。騰地跳
出一個猛虎來。擒了德容小姐便走。衆女眷哭了一京。各各逃
竄。那虎已自跳入甚云之處。不知去向。了衆人性定。奔告尚書。

合

得知合家啼哭。得不耐煩。那時夜已昏黑。雖然聚得些人起來。
四目相視。束手无策。无非打了火把。四下裡照得一照。知他在
何路上。可以救得。就開嚷了一夜。一毫無幹。到得天曉。張尚書
含着淚眼。点起人夫。去尋骸骨。漫山遍野。无处不到。並無一些
下落。張尚書又惱又苦。不在話下。且說裴越客已到。蔡州界內。
石耳江中。那江中都是些山根石底。重舡到處蝕礙。一舡行不
得。已是三月初二日了。还差几千里路。越客道。似此行去。如何
趕得。明日到心焦。背拱。典舡上人發極嚷亂。舡上人道。這是用
不得性的。我們也巴不得到了。討喜酒喫。且耐煩在此延挨。裴
越客道。却是明日是吉期。這等担閣怎了。舡上人道。只是舡重
得笨。所以只管擱淺。若要行得快。除非人上舡去。舡輕了好。

打家京音 卷之五
行。越客道有理有理。他自家着了急。叫住了船。一跳便跳上了岸。招呼衆家人起來。那些家人見主人已自在岸上了。誰敢不上一走就走了二十多人起來。那船早自輕了。越客在前。衆家人在後。一路走去。那船好轉動。不比先前自在江中。相傍着行。走得四五里。天色將晚。看見岸傍有板屋一間。屋內有竹床一張。越客就走進屋內。叫安童把竹床上掃拂。掃拂坐了歇一歇氣。再走。這許多僮仆都站立左右。也有站立在門外的。正在歇息。只听得樹林中颼颼的風响。于時一線月痕。和着星光。雖不甚明白。也微微看得見。約莫風响處。有一物行走甚快。將到近邊。子細看去。却是一個猛虎。背負一物而來。衆人京惶。連忙都躲在板屋裡。來其虎看至近。衆人一齊敲着板屋內喊。

也有把馬鞭子打在板上。振得一片響。那虎到板屋側邊。放下了背上的東西。抖擻身子。听得衆人叫喊。像似也有些惧怕。大吼一聲。飛奔入山去了。衆人在屋縫裡張着看。那放下的東西。恰像個人一般。又恰像在那里有些動。等了一會。料虎去遠了。一齊把汗出來看時。却是一個人。口中還微微氣喘。來對越客說了。越客分付衆人救他。慌忙叫放船擺。衆人扛扶其人上了船。叫快解了纜開去。恐防那虎還要尋來。船開了半晌。越客叫點起火來看。船中。莽娘們各拿蠟燭點起。船中明亮。看那人時。却是

眉灣楊柳。臉綻芙蓉。喘吁吁吐氣不齊。戰兢兢驚神未定。頭垂髮亂。是個醉扶上馬的楊妃。目閉唇張。好似死乍還魂的。

杜麗面龐勾可十七八美艷從來無二三。

越容將這女子上下看罷大驚說道看他容顏衣服決不是尋
閒村落人家的。叫衆莽娘好生看視衆莽娘將軟褥鋪襯抱他
睡在床上解看衣服。及被樹林荆棘抓破且喜身體毫無傷痕
一個莽娘替他將亂髮理清梳通了。挽起一髻將一個手帕替
他紮了。拿些姜湯灌他。七微七開口。嚥下去了。又調些粥湯來
灌他。弄了三四更天氣看七甦醒神安氣集忽然抬起頭來開
目一看看見面前的人一個也不認得。哭了一聲依舊睡倒了
這邊莽娘們問他來歷緣故及遇虎根由那女子只不則聲。憑
他說來說去竟不肯答應一句。漸上天色明了。岸上有人走動
這边船上也着水夫上緯。此時離州城只有三十里了。所得前

紮

面來的人紛紛講說道張尚書第二位小姐昨夜在後花園中
遊賞被虎撲了去。至今沒尋屍骸。有的道。难道連衣服都喫
尽了不成。水夫聞得此言想着夜來的事有些奇怪商量道。船
中那話兒莫不正是就着。一个下船來把路上人來的說話稟
知越容。越容一發驚異道。依此說話被虎害的正是我定訂的
娘子了。這船中救得的。可是不是。連忙叫一个知事的莽娘來
分付他道。你去对方纔救醒的小娘子說問。可是張家德容小
姐。不是莽娘依言去問。只見那女子听得叫出小名來。便大哭
將起來道。你們是何人。曉得我的名字。莽娘道。我們正是裴官
人家的船。正爲來赴小姐佳期。船行的遲。怕趕日子不迭。所以
官人只得上岸行走。誰知却救了小姐上船。也是天緣分定。那

小姐方纔放下了心。便說花園遇虎。一路上如騰雲駕霧。不知行了多少。我自拚必死。被虎放下地時。已自魂不附體了。後來不知如何。却在船上。莽娘把救他的始末。說了一遍。來喚越客。道正是這個小姐。越客大喜。寫了一書。差一個人。飛報到州裡。尙書家來。尙書正爲女兒骸骨無尋。又且女婿將到。傷痛無奈。忽見裴家蒼頭有書到。愈加感切。折開來看。上寫道。

趨赴嘉禮。江行舟遊。從陸倍道。忽遇虎負愛女至。驚逐之頃。虎去而人不傷。今完善在舟。希示進止。子婿裴越客百拜。

尙書看罷。又驚又喜。走進衙中說了。滿門嘆異。尙書夫人便道。從來罕聞奇事。想是爲吉日。趕不及了。神明所使。今小姐既在裴郎船上。还可趕得今朝成親。尙書道有理有理。就叫備一

今

疋快馬。帶了儀從。不上一個時辰。趕到船上來。翁婿相見。甚喜。見了女兒。又悲又喜。安慰了一番。尙書對裴越客道。好教矣。婿得知今日之事。因舊年間李知微已斷定了。說成親。必竟要今日。昨晚老夫見矣。婿不能勾就。道是決趕不上今日。這吉期。誰想有此神奇之事。把小女竟送到尊舟。如今若等尊舟到州城。水路難行。定不能勾。莫若就在尊舟結了花燭。成了親事。明日慢回衙。這吉期便不錯過了。裴越客見說。便想道。若非岳父之言。小婿幾乎忘了。旧年李知微題下六句。首二句道。三月三日。不遲不疾。若是小婿在舟行時。只疑遲了。而今虎送將來。正應着中二句道。水淺舟膠。虎來人得。小婿起初道不祥之言。誰知又應着這奇事。後來二句。驚則大驚。吉則大吉。果然這

一驚不小。誰知反因此湊着吉期。李知微真半仙了。張尚書就在船邊分派人喚起儂相。解下酒席。先在舟中花燭成親。合春飲宴禮畢。張尚書仍舊備馬先回。等他明日舟到。接取女兒女婿。是夜裴越客遂同德容小姐就在舟中。共入鴛幃歡聚。少年夫婦極盡于飛之樂。明日舟到。一同上岸。拜見丈母諸親。尚書夫人及姑姨姊妹合衙人等。看見了德容小姐。恰似夢中相逢一般。歡喜極了。反有墮下淚來的。人人說道。只為好日來不及。感得神明之力。遣个猛虜做媒。罷百里之程。傾刻送到。從來无此奇事。這話傳出去。个个奇駭。道是新聞。民間各處立起个虎媒之祠。但是有婚姻求合的。虔誠祈禱。无有不應。至今黔峽之間。香不絕。於時有六句口號。

仙翁知微。判成定數。虎是神差。佳朋不錯。
如此媒人。東道難做。

卷之五終

七